敬孚類藁

書序　贈序　壽序

桐城蕭穆敬孚

重栞毛詩要義序　代唐鄂生中丞

余少時讀諸經注疏通志堂宋元諸經解苦其文繁意複握管研朱終日不竟三兩卷嘗聞桐城方望溪少宗伯曾竭三十年功力將宋元諸經解刪其繁蕪所存不過三分之一而理明詞達學者易於觀覽寶遠勝全書惜當日未能栞行而原本無由得見未知今時尚在人間否旋讀宋史魏公了翁傳及藝文志併方回周易集義跋虞集九經要義序知鶴山先生於理宗雍熙初忤時相謫靖州嘗取諸經正義刪摘之名曰九經要義乃訪求數十年迄無所得恭讀　四庫全書總目知　七閣著錄有周易尚書春秋左氏傳儀禮四經尚書尚佚第七第八第九

三卷春秋左傳尚佚二十九卷僅存三十一卷又讀鄭堂讀書記

集知所進有補尚書要義三卷禮記三十一卷缺曲禮上下兩

卷最後聞吾鄉莫君子偲於同治間客遊上海得見郁氏所藏

宋本儀禮禮記二經外復有毛詩要義心甚豔之然終無由得

覯不無遺憾也前年春余自蜀晉京秋間返過上海時同鄉莫

君善徵適官斯縣句留數日有桐城蕭君敬孚過訪旅舍因詢

此地友朋往還及書肆有無祕本知郁氏所藏宋元諸舊籍出

售殆盡敬孚復爲搜得影寫本尚書毛詩兩要義毛詩尚有闕

葉而尚書首尾完整大喜過望玩讀數日稍闚魏公當日別裁

精確之至意於學者最爲有益因念毛詩要義自宋史藝文志

後雖若葉氏菉竹堂錢氏絳雲樓諸書目而　七閣未得著錄

直至近世乃見寶爲罕遘祕笈爰屬莫君妙揀良工倣其行款

先行開雕屬敬孚及同鄉侄莘齋分校去年春炯奉　旨補授雲南布政使夏五月將由蜀入滇莫君及敬孚貽書云渠已及半今年秋莫君復以書抵滇并寄初印本十部乃略述其原委遂復莫君即就此經覆勘印行他時當更取何書并訪求近世所存諸經要義次第校栞廣爲流傳以償夙願也敬孚又寄示所錄方少宗伯與其門人雷貫一副憲手札六紙知方公晚年嘗以宋元諸經解刪定本付託又倩鈔胥及其諸孫爲錄副本今兵燹之後方氏原書散佚已久雷公晚年亦無力及此其所藏諸經鈔本儻尚留落人閒所願同志之君子勉力付梓與魏氏之書相輔而行則有功於藝林大矣因牽連書此以俟之光緒九年冬十二月

重栞朱子詩義補正序　代

桐城方侍郎經術文章久著宇內其所撰抗希堂十六種某時喜讀之然嘗考其說經之作春秋三禮之外尚有讀易偶筆讀尚書偶筆朱子詩義補正三書聞嘗詢皖中人士且有未聞其名目者丙子夏偶與桐城蕭君敬孚談及諸先達說經諸編敬孚因出示手鈔侍郎朱子詩義補正八卷案牘之餘數加玩讀其取義至精高出近世說詩諸家之上子朱子可作亦必為之心折也敬孚云此書侍郎脫藁後為其門人高密單君作哲所槧當日印本無多流傳未廣咸豐初桐城戴孝廉鈞衡搜葺侍郎內外集文合槧全集時合肥徐孝廉子苓曾以單氏所槧此書囑為重梓戴君以貲金不足未獲從事旋遭寇難書亦散佚而同縣徐氏藏有此書嘗假手鈔以示同人十餘年來迄未有能繼戴徐二君之事者某深幸得覩是編又嘉敬孚留心文獻

不慚雪鈔露纂爰捐俸重栞與侍郎所行十六種並傳惜其所撰讀易及尚書偶筆今不盡見無由與此書同栞不能無憾也又野有死麕章引晉周伯仁之父浚絡秀汲井率騎聚覩絡秀容止如常以此卜其爲賢與此詩之義相證其實周浚知絡秀之能乃密覘其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人聲若汲井舉動容止如常自是王汝南見郝普女事侍郎所引混而爲一蓋一時失記未及悟改故耳今將西邁適此書栞成桐雲方伯旣爲序其大恉某記所見原委俾讀者詳焉

校栞湖北通志檢存藁序代

鎭洋畢秋帆尚書沅以乾隆五十三年秋由河南巡撫奉

高宗純皇帝特旨爲湖廣總督辦理荆州水荒撫卹事宜數年

間畢公先後　奏請興修湖北沿江各處隄工壩工年數順成

民安物阜爰與同官益講求治理徵文考獻得雍正十一年湖廣總督邁柱公湖北巡撫德齡公湖南巡撫趙公宏恩所修湖廣通志一百二十卷時吾湖已分南北兩省此志尚沿康熙間所修通志舊例仍兼南北兩省惟彼時開局武昌重近忽遠未免略於南而詳於北乾隆間湖南巡撫[illegible]公[illegible]特創修湖南通志畢公以雍正以來將六十年湖北事蹟又多缺略更慮年湮代遠文獻無徵乃集同官及巨紳倡議開局纂修湖北通志此吾湖通志南北分修先後之情形也於是畢公特聘會稽章實齋先生學誠總辦其事更延一時名俊分纂各類以期早蕆竣工章先生故深於史學修志書尤爲專門名家最後乃膺畢公之聘特修湖北通志不敢率爾操觚慘澹經營別裁獨斷創體立例往往出於前人意慮之表乃爲剏預其事者及同事諸人

所駁腹誹心謗匪朝伊夕而章先生視同事諸人除其老友桐城胡維澔徵士虔志同道合外概以庸材駁之而竊預其事者亦時譏毀於他當道後來畢公以事奉旨入覲諸當道遂先入之言委人磨勘諸同事亦騰躍而起駁議百出督府仍需章先生登復章先生復爲辨例兼載駁議一卷以明之以此與諸人大相抵牾又以畢公回任無期諸當道又無可與語乃致書畢公將已所纂修各種帶卷而去然外人皆未測端倪且不知章先生所爲別裁獨斷創體立例者究竟何似又不知竊預其事及諸人之駁議又何似又不知章先生所爲辨例力闢諸人之駁議又何似大凡有識者素知章先生深明此道且曾有見其前此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天門石首等志因地立法變動不拘各有精義此次爲畢公所倚任總纂湖北通志必非苟作鮮

不以駮議諸人才疏學淺知識有限亦如井蛙不可語海夏蟲
不可語冰也予舊知畢公聘章先生修吾省通志情事欲其所
定體例稿本一閱以釋所疑乃服官中外二十餘年迄無所得
去年夏四月在蘇松太兵備道任偶得章先生族孫石卿大令
壽康所鈔章氏遺書三十卷乃蕭山王晚聞太史宗炎所編前
二十六卷皆文史通義內外雜篇及文集內外各卷二十六卷
以下即湖北通志檢存稿統計通志全編所存不過十之二三
耳幸所撰序例宏綱細目均存可藉此得知全編條理峻整體
大思精近代直省通志首推儀徵阮太傅元廣東通志南康謝
中丞啟昆廣西通志體製特佳章先生此志若成似又在阮謝
兩廣通志之上今驗其所創各例實皆鎔鑄歷代史裁平正通
達絕無矜奇好怪矯同立異等弊惜其書半途而廢古今來淺

弱將遂大功垂成不幸敗於庸夫僉壬之手大抵如斯良可慨也章先生之書予心嚮之久矣先以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未成稿一卷附以通志辨例駁議一卷付諸手民以餉同好且使吾鄉後進知畢公當時特聘章先生修吾省通志不成原委如是其遺書全編尚待他時公務之暇分別釐定付梓云

光緒續修句容縣志序 代

紹棠嘗閱有明金陵顧文莊公起元客坐贅語其古志搜訪一則嘗謂地方文獻士夫夫宜留心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致錄即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云云又觀其前後所記晉及六朝唐宋元諸名公所撰金陵古志凡五十餘家爲他日搜訪之地紹棠考近今所存者不過唐人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二卷元

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而已然顧公當日所見亦僅有金陵新志訛闕之本耳其他均未寓目也己亥之春紹棠攝篆句容下車伊始與邑之士大夫相接即詢本邑志書所存凡幾據云本邑志書始修於明之宏治再修於明之萬歷洎　國朝順治乾隆曾兩次修纂今已一百四五十年官紳均未有計及於此者今不惟宏治萬歷順治三志已久就湮即乾隆間江右曹公襲先所修之本鄉閭僅有舊鈔殘冊別無舊本可備校補近有邑人楊芷香學博聞杭州　文瀾閣有舊刊本乃倩其所親江甯傅茗生明經交錢塘丁修甫孝廉展轉假鈔重刊金陵尚未竣工紹棠遂想顧公所記金陵古志五十餘種其中必多句容人物事迹可備甄錄且撰建康實錄二十卷之許嵩即爲句容人也然在有明中葉顧公尚均未見今又何求而得之哉紹

棠文閱嘉慶光緒兩次所修江甯府志於句容人物事迹頗有缺略亦緣句容新志已久失修文獻無徵斷非妙手空空憑虛結構所能爲力也然不及今爲之再閱數十寒暑雖有讀書稽古之君子出慨然欲補前人未逮之業亦恐無從措手者矣爰與駱君桐君張君蓬仙張君子升暨主講華陽書院修文姜君鑑堂及邑中名諸生等共相商搉倡議續修又有楊君饌淸芷湘兩哲昆首捐巨貲以爲之倡逾年庚子春三月紹棠又奉上憲檄調署東臺而邑諸生采訪分纂各類尚未就緒歸一因念此等要務倡之紹棠未便遺累下任仍屬桐君蓬仙子升暨諸士子加意搜訪務期精粗俱舉細大不捐凡一切應行總理校勘刊板之事紹棠一力肩荷又逾寒暑諸生所采及分纂各類頗備悉繕淸稾本十冊見詒紹棠於公務之餘精心校閱亦稍

加拾遺補闕刊誤刪潤之功似可與曹公襲先之書先後輝映
紹業又念斯邑舊爲明太祖高皇帝故鄉我朝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皆嘗六次 南巡多由瓜洲渡大江駐蹕金焦兩
山即 巡幸蘇浙 迴鑾大抵莅丹陽京口等地登陸 巡幸
江甯而句容寶爲 翠華所經時承 駐蹕邑東門外長巷及
寶華 睿藻頻摛 宸翰屢降昭回雲漢照耀湖山 兩朝
御製詩文諸集及 南巡盛典等書班班可考也又念
聖祖仁皇帝六次 南巡先文端公曾四次扈從先文和公亦
兩次扈從先公均夙好山水每扈從
聖祖登寶華而望三茅諸山蜿蜒磅礴峰巒奇麗未嘗不時懸
心目之閒而

高宗純皇帝六次　南巡允伯叔祖先廬　綱經此者尤未可
二悉數今紹棠忝袪茲土慨想前徽特於是邦倍加尊重而
不敢與尋常下州小邑等量齊觀者蓋非一端而已也夫山川
能說可爲大夫文獻有徵方能言禮士君子伏處蓬門迴翔文
囿而於桑梓土風枌榆故事詢其形勢無馬援指畫之圖考其
人文謝朱齊宴見之對一朝發迹閭巷偶起雲霄又安能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俾各區畫條理而爲
之所悉臻至治乎今紹棠既嘉桐君遂仙子升饌清芷湘諸君
子協力同心於年湮代遠禮亡樂散之餘抽厥秘思發攄才智
尋墜緒於既往開新法於將來深有合於鄉先達顧文莊公之
明訓更望邑之後進景仰前修隨時法守前言往行多識多聞
處則可以畜德師表人倫出則擴而充之可以黼黻昇平以示

保我國家累代文明之盛而紹棠亦可藉此竊取知所先務之名稍免尸位素餐之誚遥遥勉繼曹公之業也

徐騎省集校本後序

徐騎省集世閒無通行本數年前乃得舊鈔本讀之大抵以沖融雅淡爲宗爲雕繢組織之學者弗尚也此集宋槧既不得見近代各家流傳鈔本每多譌脫至有不可讀者余故不憚博訪舊鈔本互相參校三閱寒暑乃得十之八九當爲近時善本矣大凡校勘之家遇不可解者往往好以己意直改本文遷就己意豈無有千慮之一得然天下之書不能盡讀即讀亦不能盡記有昔人引用故事今人不知其所本輒以俗本習見者直改之不譌而以爲譌非是而以爲是前誣古人後誣來學此亦昔人所論藏書之戹也故余校此集務守古人闕疑之義采諸本

之精華存諸本之同異但期不失古書之眞面目而已然亦有譌字諸本皆同萬不能從者不得不援據所本以正之亦有各本皆同萬不能改者亦不得不援據所本以存之今略舉數端以槩其餘如四七等卷躍龍兩字凡三見各本皆同此雖用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帝幸濯龍中及前過濯龍門上故事此必鈔胥習見躍龍二字可以連文不知濯龍之義改濯爲躍今直改躍龍爲濯龍卷十武成王廟碑有出車甌洛則係以長纓鞹旅衡湘則舉爲內地等句此指南唐平閩亂及平楚亂言之南唐故未嘗用兵於河洛也故碑銘有三湘創序百越來庭之語此甌洛定當作甌駱今各本皆作甌洛蓋不知駱爲西甌地名越之別種故也故今直改甌洛爲甌駱又蔣莊武帝新廟碑銘有璋庭之符句此明用周官典瑞玉人當作璋邸而各本均作

瑑底今直改爲瑑邸文此文後幅有塼埴之工屬至句此明用
考工記當作搏埴而各本均作塼埴今直改爲搏埴卷二十三
文房四譜序有昔魏武帝獨歎於朱伯業句此明用三國魏志
武帝紀及文帝紀袁遺倂裴注袁伯業事今各本均作朱伯業
余故據魏志及所見宋槧文房四譜原本之序直改朱伯業爲
袁伯業凡此之類皆正所當正者也卷二十五大宋鳳翔府新
建上清太平宮碑銘有得遺珠於罔象句此明用莊子天地篇
罔象得珠事今各本莊子均作象罔此集各鈔本均作罔象考
漢唐人詩賦亦均作罔象張衡思玄賦北宋本祖庭事苑亦作
罔象今遵義黎公庶昌在日本得宋本莊子注疏影刊之其天
地篇正文三處注疏四處均作罔象徐公所據猶是北宋以前
之本藉此可以證今通行本莊子之誤此爲不能徇俗也前者

影縣李君宋楣刊此書時余適有疾乃託長洲朱君孔彰代爲校刊朱君未暇參攷舊本又習見今本莊子均作象罔直改徐集本來面目余乃不憚繁瑣詳爲考訂以明舊鈔本非確有所見萬不可以輕易也其他微文碎義極費經營凡有可疑及可並存者均爲校勘記以申明之以質諸好古博聞之君子庶幾擇而取之且冀更得兩宋時刊本覆校以匡余之不逮是則余之所大幸也甲午三月十七日

重刊況太守集序 代

余舊藏有有明蘇州府知府陞按察使靖安況公之集一日吳縣袁君敬孫過訪見而悅之乃假刊於津門之廣仁堂逾年竣工以書來乞爲之序余以爲況公之德澤在吳中不待其集始顯其集既復行於世亦不待序而傳久之故未有以應閱歲餘

袁君復惓惓以書來請余檢閱本集前後諸君之序則公之志
事及輯集刊校原委言之已詳余雖欲出新義以步諸君之後
而苦於無說以進無已則別舉生平之所聞見舊籍記載之不
實有近於惑世誣民者略爲剖析一二附諸君序跋之末俾讀
是集者得有所考焉謹按公以宣德五年庚戌涖蘇州府任郎
誅猾吏劾貪官請減浮糧及拋荒糧積欠糧遠運糧草抽船米
清軍其奏行二十一事是年冬繼母何氏卒於籍次年聞訃解
任丁憂回籍耆民三萬人乞奪情起復七年壬子奉旨復任又
奏行十二事此公三年中事實如此章章在人耳目者而明人
沈氏德符野獲編忽采異說以公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
濬闒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均
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衆事因本府經歷傳得有求不遂因

諮於知府上命撫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置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爲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固一輕聽躁動人也吳人以其異遂健吏能抑豪强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云云今考公莅蘇之年七月曾劾罷闒茸官十一員中有吳江縣丞趙濟又八月有拿解本府經歷傅德至京均不聞蘇人有爲之申冤訴屈者至次年春即聞繼母憂解任回籍此年並無參劾之事大抵野獲編所云吳縣縣丞趙濬即本集劾罷十一員內之吳江縣丞趙濟濟濬二字以形似而譌又多譌一江字野獲編所云傅得即本集爲貪酷鎖解之傅德德得二字亦形音相似而譌意趙濟平日或有違道干譽之事有爲愚民所喜當時爲公所劾或有造作謠言欲爲訟冤而未能行者至數十年後俗語不實流爲丹

青耳若如野獲編所云則趙濬實爲循良之吏故得民心若是
也然公初莅任之年合郡賢否無不洞察舉錯得宜是其明哲
過人矣及至次年吳縣縣丞素著循聲尚未之知反偏聽本府
經歷之讒言而起送至京又何昏瞶若是邪揆之情事驗之本
集無一而合然則沈氏所云輕聽躁動舉之過情實爲妄議名
賢其書凡數十卷所述恐未盡當更有類此者矣又公本姓況
氏因元季兵變合家遇害其父仲謙時年六歲爲同里黃勝祖
收養黃氏無子遂以家業付之公父遂承黃姓故公自幼及出
仕之年皆爲黃鍾至宣德四年公官儀制司郎中思亡父遺命
以弟鏞承黃姓乃自上書宣宗請復況姓遂爲況鍾此公之姓
前黃後況之實事也而明之楊氏循吉吳中故事云公實姓黃
氏蘇州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公知蘇州有內官請賜敕書

以行文貞雖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毋字假之以柄云云夫公實姓況氏承姓黃氏復姓況氏以宣德五年特授蘇州知府賜敕賜鈔馳驛之任具見本集年譜及傳狀確鑿如是楊氏在當時號稱明晰掌故者所記況公二事即舛謬如是則吳中故事其他恐亦有不能盡信者矣凡此數端非賴本集證其謬妄則楊沈二家所載世人鮮有不以爲眞者矣然則文獻之係於斯天下後世豈不大哉而袁君之重刊此集其功豈不偉哉余又考本集之末補遺有辟疆館記乃嘉慶間蘇人得此石刻後來刊公之集即據以補入者也余反復讀之中有引至元吳地記景定姑胥志及正統三年冬丁先太夫人憂並以五顯廟之南偏爲居廬終制等句而不能無疑焉蓋至元吳地記景定姑胥志從未見前人著錄實無其書在明時何以流傳爲公所見

而公丁繼母之憂闋在宣德五年之冬六年回籍七年奉旨復任視事又安有在五顯廟南偏居廬終制之事且下至正統三年已參差八載此記果爲公作此石果爲公書不應舛譌不經若此其他所述亦非事實今亦不復深論姑發其端以俟知者詳之遂書此復袁君且質之袁君以爲何如也光緒十一年冬十月

重編左忠毅公文集幷年譜定本序 改訂馬通伯作

其昶嘗恭閱 欽定明史藝文志左光斗奏疏三卷文集五卷後來訪諸左氏得新舊兩刊本舊本爲公子國材所刊奏疏二冊尺牘幷雜文一冊詩集一冊年譜二冊新本爲道光閒左氏祠堂所刊又缺尺牘雜文一冊實不足史志所載卷冊之數據公子國材跋公罹閹璫禍踉蹌出都時以邏卒伺布生平著作

家人盡付祖龍即典兵事與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等疏亦不復存云云謹明史藝文志所據猶爲明季名人親見公之全書卷帙記載如是今公子國材等所刊乃當時付諸祖龍之餘者也又有四書文一冊不在文集之列其汎今謹編定公集奏疏二卷如舊本舊本編次未盡合略依時事年月次其先後尺牘雜文舊本不分卷今編爲二卷古近體詩舊本其一卷今編爲二卷四書文凡名家集均別行不列本集之內公之四書文皆發明經義其平生志事及經世偉略亦時流露於行墨中與尋常時藝不同今編爲二卷總八卷統名左忠毅公文集雖不及史志所載之多然公之著作在今實止於此矣別有年譜上下二卷公曾孫宰所編宰字雒三康熙辛卯舉人官福建建陽縣知縣有治績其紀移宮始末及公在獄事頗爲詳確自云本家

乘所錄稽之史書參以祖若父之傳聞及同難諸公之遺集網羅放失而成者也惜其所考他事猶有疏舛其文又不盡雅馴取舍亦不免失要故　四庫全書第列之存目中其褒貶與外舅姚慕庭先生審正義例又博考遺文證之明史及諸家碑傳志表記載而要刪之仍爲上下兩卷曰左忠毅公年譜定本繕寫既定坿公集後將寄天津廣仁堂刊行蓋公之所遭亦極難矣其平生志事之所得伸者惟力爭李選侍移宮而宸極獲正出按畿輔而興水利開屯學講武備拔史公可法諸大端而一時畿輔諸賢如定興鹿太公容城孫君及大興史公等莫不奮發慷慨急公之難公歿數年正人相繼淪喪國事日非高陽孫文正公深有感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至爲三十五忠詩以寄其慨而於公尤三致意焉於戲觀公師弟朋友患難生死相與

之誼甚足悲也是公之大節在天壤而顯爽之所攝式又未嘗不於畿輔尤惓惓焉然則刊公文集於茲土也儻亦有奇傑好古之士聞聲興起而曠代相感者歟其昶編定公集及年譜既成以示父友蕭敬孚先生先生閱而善之且曰公少應試習易經曾有周易文內外篇與其所爲四書文清眞集通籍後並行於世中晚之年於周易尤有深造自得之詣又著有周易全義今其家皆不復存乾隆閒其曾孫宰重刊公四書文六十篇不過公自訂淸眞稿三四分之一耳其昶復訪之公族及邑中藏書家均未見有此最後得鄉先達方中丞孔炤所著周易時論二十二卷讀之其書屢引公說陳義甚精又得道光閒湖南湘鄉左太守輝春所刊左氏雙忠集於舊本雖無以加特其封面有周易制義嗣出一行似公所著易經及時藝湘鄉左氏尚有

原編或傳鈔之本今未見刊行竟不知其存亡然則公之著述不盡傳世者豈僅奏疏文集已哉節公之生平潛德懿行與高陽孫文正公所云桐江僉院左遷志包寰區者又豈茲譜所能盡哉

孫麻山先生遺集後序

吾邑先輩講理學者自何省齋方明善陳皤石王石仲胡用甫馬一齋諸公而外尚有孫麻山先生然諸公或生前功建名立或賴有賢子孫高業弟子為之表章故名聲流於人人著述亦傳於後世至其生平確守程朱而於姚江之學摘其病痛反覆攻擊較近世張楊園陸清獻為尤甚而卒身遘无妄之禍著述不傳於世名不乖於里閈未有如麻山先生者也先生世居桐城北鄉早年堅苦立學時里中有宿儒方臂阿先生學宗宋儒

詩法少陵先生與友人方芸川先生皆師事焉而朋阿又與里中胡莫齋先生友善莫齋有子曰田字雍則又師事先生莫齋因構尊聞書舍館先生於家朋阿時過從相與砥礪率里人行呂氏鄉約期以講明聖賢之道爲己任其後先生與方芸川胡雍則吳易光易正諸先生作同人堂配祀朋阿於朱子焉先是浙江呂晚村家饒於貲往往取前名家時藝圈擲評定布於天下後交桐鄉張楊園先生乃研究先儒性理之書亦多刻而布之先生偶得其文服其所學之正說理之精因徧搜晚村文字刻之且作序以冠其首僞雍正戊申冬十月湖南之禍作先生竟以序晚村文集故牽連於己酉夏逮繫西臺後數年論死家中藏書悉化爲煙灰故先生死後亦無楮墨流傳人間歷年愈多而先生之名雖同里好學之士且有不識爲何如人矣咸豐

丁巳穆至北鄉訪求遺書時邑中窮年爲賊所踞世家大族所藏之書兵火之餘貧民拾得一二出售於外余族人某有獲書數千卷乃午夜繙閱取數十種忽得先生手鈔一冊乃其生平所爲古文也驚喜過望因徧示友人且錄一二副本以藏焉嗚呼先生生平學術之正衛道之切於今日始稍顯至於文詞雅正氣象雍容粹然儒者於鄉先輩中亦不多見也抑余猶有未解者鄉先輩才氣浩瀚仙資絕世所遭文字之禍最爲酷烈莫如戴南山先生特其憤時疾俗矜心躁氣時流露於行墨之間當時見其爲人後世誦其爲文亦須知其不免於難而先生之文詞氣汪洋酣恣颯爽似不得與南山爭衡而簡倔嚴謹析理精深心平氣和皆南山所不逮顧所遇之境亦與南山先後一轍此又理之所不能窮而大造之不可知者也余旋聞方芷川

先生之來孫某藏有先生遺詩一冊因借閱之亦錄一本合為一集雖衍邈其文而眞性流露獨往獨來亦非尋常小儒所能望也獨念先生篤學力行賴有斯集他日必大顯於世而閒阿先生著述之富今徧求之不可得莫齋先生與其子雍則僅存大學指南一書今亦未顯於世士君子之遭遇名字之顯晦有阨窮遺逸如是耶亦可悲也先生名學顏字用克自號曰華農子所居處曰麻山故又號曰麻山閒阿先生名日新字漢良號洗莫齋先生名國鈇字鉉五一字夏采生平學行略見先生集中苎川先生有集茲不贅

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序

自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韻韓柳合為六家而歸安茅坤又於蘇氏析而為三定為唐宋八家後世遂為定

論言古文者必曰唐宋八家茅氏文字之見實能跨越前人鈔錄亦稱極富而識者頗病其繁雜不得爲治古文者之善本嗣後選本愈多而識又或出茅氏之下所錄愈失前人之眞以穆所見 國朝惟 和碩果親王古文約選並
高宗純皇帝御選唐宋文醇大體雅正嚴謹足爲後學之所宗仰而果親王之本實出吾邑方侍郎之手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評點確實鉤劃精當二本皆足以開後學神智繼侍郎而起者則莫如劉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選先生此本自少至老稿凡數易行年八十乃有定本寢疾之時猶皇皇釐定評錄以書與歙縣門人吳定翼其渡江商校俟吳渡江來樅陽而先生已卒其後先生外孫左堅吾欲以先生文集去其羣萃酬應者與唐宋八家文選以次授梓文集會重刻於浙江此

本竟未之及先生兄子於先生謝世後亦頗留意此書與買人
謀將鐫板以傳後亦就寢吳先生晚節益窮治經授徒以終於
先生遺書亦未暇表章矣此書邑中副本無多乾嘉之間有力
者校刻前人遺書而外間未見故未能知而訪求也往者鄉前
輩吳明經孫織曾於先生族子某得見先生原本乃借臨一幅
先生後人漸就式微遺書悉就散軼此本自吳明經家歸其門
人左某穆於咸豐甲寅之秋始於左家得見因乞借觀留數月
後乃購茅氏本臨批補讀蓋先生當日選本亦就茅氏鈔本擇
別又茅氏所未鈔者更有增錄而於茅氏本評跋有可采者亦
節取之又謂八家之外無文而於韓門附李翱六首蘇門附晁
補之二首八家之後惟明歸太僕有光才力雖不逮古人而稍
得古人行文之意附錄三十三首合之八家得五百餘首體類

分八曰議論曰奏疏曰書曰序曰記曰碑志曰祭文曰雜文而
於前人精神不到閒有一二敗句則鉤乙其旁以爲後學擇取
仍以唐宋八家文選名者其意蓋謂李晁歸三家實八家之流
亞但附其文尙未足與八家爭衡也穆稍讀古文之法實由先
生此本及其所著文集讀之愈久其所評點足以開後學神智
校之他本尤易後又得見姚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上自周秦
以至 國朝但取吾邑方侍郎及先生以繼震川八家之後蓋
先生古文之法受之方而授之姚二先生所造之境不同所選之
本皆卓卓傳世行遠而侍郎之文主義法約選之本最爲嚴謹
先生論文主品藻所選之本廣大寬博評定精審惜抱先生尤
以識勝其古文辭類纂所錄八家之文大約皆未甚出先生之
範圍也顧方姚兩先生生前名尊身泰一時王公大人重爲泰

山北斗而又多高業弟子一生著述故得盛行於世先生年逾六旬始爲博士於髦後乃窮老荒江所負盛名雖不下方姚而先生而門徒亦多名俊大抵爲山澤之癯以終生平評定經史子集浩如烟海行世僅詩古文辭及時文而已以此益歎千古著述之家雖醇駁不同得失互見欲盛行於世且能傳之久遠雖在其人其書之精神才力大小厚薄亦所遭之時所遇之境有幸有不幸也先生年逾八旬猶力疾伏首几案著述不輟身後雖多散軼以穆所見數年訪求尙得數種冀遇世有好學者士有力爲之鐫板公諸同好而先書其本末如此至精義所在則先生凡例言之詳矣而古人行文樞奧則見先生所爲論文偶記及文中評跋故不贅

劉海峰先生歷朝詩約選後序

右歷朝詩約選九十二卷內第五十七卷分上下實有九十三卷 鄉先生劉耕南徵君所纂也徵君生平博觀古今載籍均有標錄惜後人式微先後散佚惟自少至老所閱古今人詩集編爲歷朝詩約選五言古詩託始於漢之蘇李贈答七言古詩託始於魏之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及宋鮑照之行路難五言律詩託始於齊梁以下諸人七言律詩託始於初唐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諸人五言絕句託始於漢人枯魚過河泣古歌古絕句等篇七言絕句託始於唐初之無名氏送別詩及杜審言張說諸人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至 國朝乾隆間而止五言律詩自序有詩自齊梁古詩漸流爲律詩以之入古詩則卑以之入律詩則美學律詩者宜溯源於此故嘗於升庵律祖之外別爲取齊梁以後近律句之作一概截爲八句不顧其本意之斷續何如使學者摘句

而玩索之若以爲删改前人則謬矣云云又於唐宋人以下五七言古詩亦時有删節每篇删兩句四句至十數句不等即李杜韓蘇諸公亦有不免於　國朝人詩字句間有未妥或直爲改訂徵君殁後四方學者互有傳鈔之本咸豐間大江南北屢遭兵燹傳鈔各本多有散亡間有存者不過數卷數帙而已穆少時嘗得殘册二三十卷中有姚姬傳比部手鈔四册同治六年謁兩江總督曾文正公談及徵君此書公云往在京都曾見同官中有鈔本全部借觀大略其精博爲從來選家所未有今全書儻可搜求當爲付官書局代栞數年後徧訪有得而曾公已逝書局之栞遂作罷論癸酉甲戌之閒穆往來蘇滬先後晤中江李君眉生沅陵吳君桐雲貴池劉君芝田話及此書三君皆喜爲詩者也均欲鳩貲同栞訖未有就辛卯之秋偶爲老友

黟縣李君爰得言之李君慨然以爲己任且願出三五千金將徵君著述全栞行世未幾李君一夕無疾而終雅意竟未能遂至甲午夏秋之閒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同縣吳君摯父毅然欲傳此書謀之於今廣東巡撫前任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奉新許公今河南巡撫宣城劉公二公慨然各量出清俸佽助經始暨李君勉林羅君稷臣周君緝之姚君錫九章君定庵摯父同蓮池書院諸生亦共集巨款寓書於穆總司其事校栞於金陵書局穆亦約江浙閒同人裘君葆良孫君問清林君稚眉何君芷舫李君象春陸君詩城肇城劉君丙卿聚卿張君筱傳星五諸昆季量力佽助李處士子嘉聞之更資五百金以彌乃祖爰得翁未遂之志李君時泉又重出館俸併約嚴君筱舫劉君康侯各助厚貲乃克蕆成惟此書僅有標錄而無序例全編評語僅

百餘條老輩相傳原編本有序例一卷其後轉寫遺落或云此編徵君手錄自玩無意傳世考徵君與姚比部手札有生平看古人書亦多有標錄而少批評以批評則滯於語句之下不能盡文字之妙云云今此編有標錄而少批評即是此意姚比部亦嘗言圈點啟發人意勝於解說與徵君所見正同其五言律詩卷一小序明云使學者摘句而玩索之不得云手錄自玩無意傳世也舊聞吾邑程氏有徵君手批昭明文選張氏有手批杜詩徐氏有手批王阮亭詩稼亦嘗得老輩傳錄批點高季迪大全集半部又聞諸張氏子弟云徵君批點杜詩極爲精細五言長律凡轉折段落筋脈一一分明今此編錄杜公五言律詩多至一百七十七首而五言長律竟一篇不錄詢之鄉先生當日曾見各家所藏全部者亦均未見五言長律一體殊令人索

解不得今三家藏本已亡無由借錄爲可惜也近代詩家選本正宗首推王文簡公古詩選姚比部唐宋五七言今體詩鈔王本僅有序例一卷並無標錄批評姚本雖有標錄而批評半涉於考據且所鈔各詩均由此編錄出者且兩家之書均於朝代不全惟徵君此編遠自漢魏迄於　國朝乾隆中葉凡古今詩家洋洋大篇寥寥短章苟屬正宗無不備載搜羅宏富采擇精審曾文正公推爲從來諸家選本所未有誠篤論也讀者一以諸篇標錄玩索之可以得其全編宗恉所在不必定較其序例之有無評識之多寡可也其采錄諸家雖稱浩博而用意至爲謹嚴蓋其生前於同時老輩及友人之詩多所推獎吾邑自唐人曾氏松及有明以來詩人有集無慮五六百家其同時海內交遊之有專集約計一百四五十家今此編於本縣只錄吳其

部檄方氏以智錢氏澄之三人海內交遊只錄丹徒鮑處士皐一人此外赫赫巨公之有詩名且於徵君詩文深有知己之感者皆一篇不錄亦足見徵君決擇矜愼其書所以能信今而傳後也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月

校栞古文辭類纂序 代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行世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乾嘉之閒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興縣康中丞紹鏞始栞於粵東道光五年江甯吳處士啟昌復栞於金陵然康氏所栞乃先生乾隆閒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又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

審矣然吳氏栞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刊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氏本僅同治間楚南楊氏校刊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間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刊爲先生中年訂本吳刊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刊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辭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經姚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殊庭諸君讐校之精然康氏刊本實出姚先生高弟李申耆其學識亦不在梅管諸君之下且李君又實司校刊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審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尚非各

種精本求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刊此兩書均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峰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啟發即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即出行笥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即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間四方書賈足迹罕至鄉塾所讀不出俗行古文析義觀

止等本不足啟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讀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栞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刊板改從毛氏汲古閣所刊古書格式字畫尤力求精審又康刻本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已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公資治通鑑眞西山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所載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眞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即句讀尤未可以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昭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

平句讀之論我　朝乾隆三年冬　詔栞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會上重栞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以前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爲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恉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詎爲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間有破句有失班馬兩書本恉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尚未

能全編貫通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如承淵者遠出三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己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務求有洽於心而已又承淵所讀間有句讀與前人稍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疏忽者且有刪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刪爲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栞雖未精善而兩序均能發明姚先生所纂大恉今仍增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

國朝桐城文徵約選序

改訂陳濬如作

桐城在江淮之閒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數十里在皖北不過尋常一邑耳而外閒賢士大夫咸稱爲大縣豈非以前此仕宦

人文之盛邪然六代以前人文無考唐之中葉有曹公松宋之北有朱公戩上泊其子翌始以文學著名於世同時有李氏公麟公寅元中昆弟三人與王荆公蘇文忠公黃文節諸公同遊風流文采照耀一時號稱龍眠三李或疑龍眠山陽爲桐城龍眠山陰爲舒城李氏昆弟既有龍眠之稱實非桐城所得而私焉明初有方斷事法含芳履潔雅有文學不幸學業未著而殉建文皇帝之難中葉以還名臣碩儒應運而興頗有文編流傳寰宇明季有方斷事裔孫以智承其父祖遺業博綜經典諸子百家無所不窺晚年以學分授諸子父子祖孫蟬聯七代著書百種實開熙朝漢學家及天文算法之先聲而文章猶其餘事同時有錢公澄之舊跡草茅經學文章奄有眾美方百川靈臯兩先生嘗承其指授各就所業藝苑稱雄後來劉耕南徽君姚

學穀比部又各極文章之能事遞相授受一派相承外間文人學士乃有方劉姚之稱其文皆目爲桐城派其實與方劉姚三公先後同時仕宦則內自卿相以及庶僚外自節鎭以至佐貳下逮藩門之士山澤之癯亦多抗心希古揚風扢雅蜚聲壇坫特其專集不盡行世多爲外間賢士大夫所未覩故第曰方劉姚云爾若以爲微此三公桐城幾無人文焉與之追逐翺翔者在昔康熙閒鄉先生李芥須雅何存齋永紹有龍眠古文一集之選作者九十三人奏疏論辨書序雜記碑誌辭賦各體具備爲文四五百篇爲卷二十有四二百年來兩易梨棗然皆有明及　國初人也道光咸豐閒鄉先生戴孝廉鈞衡方京卿宗誠以　國初至嘉道閒二百餘年作者林立集無總名乃互相采訪得六十三家爲文一千三百有奇爲卷八十有一名曰　國

朝桐城文錄咸豐閒屢遭兵燹稿本僅存鄙人不揣固陋以文錄所采作者未備更竭三十餘年心力廣加捜伐復得七十餘家又以明代人文雖有李何二公選本篇幅未充仍有賡續乃統有明至　國朝迄同治閒作者得二百三十家錄文四千三百八十有奇爲卷二百六十有四草創麤犒藏之家塾以俟將來顧李何二公所選皆各就所好無甚宏旨戴方兩公所錄始專講文體有乖義法皆在芟夷但用志如斯尚未能副鄙人所錄文徵大恉在存五百餘年一邑文獻凡有關於義理經濟考據詞章諸體紛出分鑣竝驅有一可憑均爲詳載自愧無狀少承庭訓經籍文史漭涉藩籬自中年先人見背託跡江海二十餘年後來聞見稍廣術業歧分又頗留心四方文獻爲書數種未竟殺青拮据經營不能自了然於故鄉人文亦未嘗不時時

在心目閒也頃與外閒文人學士往還有見愚行笥手鈔鄉先輩雜文數帙讀而豔之欲爲付梓愚以爲此係一人之嗜好未必有當於人心之公而友人督促再三勢不可遏乃返故鄉仍就文徵稿本再加擇別凡涉於考據家言與樸實說理類宋人語錄及詞采穠麗近宮體文章並有好用奇字奧句誕妄僻典艱深疑衆有似楊子雲樊宗師之所爲者雖各有可采概從割愛所取者一以清眞雅正文從字順者爲宗有陳奏之文應用四六體裁者準此亦酌存數首以備一格託始 國初迄於近代得作者五十七家爲文五百八十有奇爲卷二十有六名曰

國朝桐城文徵約選付之剞劂聊答良朋雅誼然此仍憑愚管之見耳若以此集尚未足以饜人心以副衆望必欲縱觀敝邑人文之全萬戶千門非一格可拘非一派可執則鄙人所錄

原已有桐城文徵在而此集疏陋之譏所不敢辭焉

新琹惠松崖先生文集序 代

昔儀徵阮文達公序武進張皋文編修茗柯文編有云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其意葢以江惠二家特深於易禮文學非其所長不若張氏旣深於易禮而又以經術爲古文也由今觀之其說殆不其然江氏雖無文集傳世其生平所著羣書序文原本經術氣格尙駕乎張氏之上其他雜文想當日不自彙編以致其集不傳耳若惠氏據甘泉江藩 國朝漢學師承記本傳所著羣書行世之外本有文集二卷世無刊本余訪求有年迄未有得前年秋桐城蕭敬孚文來金陵過訪余旋至其寓見行篋有惠松崖文鈔一册凡三十一篇詢其由來乃同治間館於滬濱見同事新陽趙君靜涵元益

所藏舊鈔本假錄之將爲刊布余大喜過望即乞其本將刊入所輯叢書二集中原鈔零雜余稍加整理攷字文復於他處搜得八篇共三十九篇仍分二卷以符江氏所載之數至其文之淵雅峻潔實與張氏異曲同工讀者必能辨之行當訪求江氏之文編輯續刊之庶幾可彌阮氏之說之未盡也光緒二十五年秋九月

重栞六朝文絜後序 代馮竹儒觀察

右六朝文七十二篇爲類十八爲卷四乃海昌許珊林太守評選也太守生平博極羣書尤講求經世之學所纂比照加減槩正續編折獄金鑑洗冤錄詳義已久爲賢士大夫所貴其他識字略說文解字統箋評定笠澤叢書亦均重於藝林然尚有不盡行世者去年秋有以太守六朝文絜見示公餘細爲披讀字

句或與近時傳選不同閒嘗博考宋元舊槧乃知太守凡一字一句之異必參舊帙而諟定之有標於本行之上有不盡標而待讀者之自得即如恨賦血下霑衿今本血多作泣雖云本於尸子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然觀李崇賢注先引毛詩鼠思泣血知文通造句本參用兩書寶作血字亦如上文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本用孟子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及王仲宣登樓賦涕橫墜而弗禁崇賢以爲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是也又小園賦有棗酸梨酢之句評云凡醯醋之醋當用酢倉故切酬酢之酢當用醋在各切自唐以後互誤雖改今人更夢夢云云足徵考訂入微同異不苟可備學者之新聞自序甄別其義凡二十禩易稿者數[illegible]洵不誣也第原刻成於道光五年鏤版精微迄今五十餘年[illegible]燹之後印本日稀學者

偶得一編珍若球璧爰爲重付手民凡硃墨一遵原刻之舊逾年竣工時余亦將西邁因漫書數語以餉同人

張蘂蘧詩序

張君蘂蘧少讀書有遠志年及壯猶困於諸生以詩酒自娛咸豐三年粵賊陷城乃攜家之皖南當事重其學行延聘主講清水歲在壬戌余以事入大梁冬月紆道由楚北回里過新野君大喜留數日飲乃出示所爲詩歌殆數百篇比爲評定以爲有香山劍南之勝甲子夏金陵收復制府曾公奏請以冬月補行鄉試君乃歷襄樊泛漢水下皖江與余相聚秦淮之上復以一集示余且囑爲序冠其首俾余因覓讀君所爲詩時同邑數子約俟揭曉歸里君乃日招酣飲以爲樂恆擲骰夜闌不輟日或同訪六朝以來名公遺迹登清涼之山攬翠微之亭徜徉四顧

仰天而嘯有凌虛御風之態同人莫不歎君與之豪爲不可及也君家故華族自文端宗伯以來代有貴顯尊府筱瀞先生復以循吏名於世皆不屑治生計以故君昆弟家產不逮中人君少讀書故有遠志而性疏放客爲詩酒來者終日座爲滿罇無甔石不計也然人有急輒思周濟不遺餘力君雖工於詩而人多以詩人目之非知君者也雖然詩酒特古之窮愁不得志者之所爲耳抱遠志有國計民生之責者固不暇措意也昔郭汾陽功業照耀今古而全唐詩載其樂章二篇外無他吟詠高陽孫文正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而公獨飯粗客有譏其非所以任天下之重者公曰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飢勞不能以身率衆今年邀縣於鄉行見君成進士釋褐且有國計民生

之責遂其遠志不惟午夜張鐙酣飲拇戰幡然迸弃卽餘事吟詠亦未暇與古之風人學士並驅爭先矣雖然文端公立　朝三卄年而存誠簃素諸堂之集多至四十餘卷　欽定四庫全書且有臺閣山林體能兼擅之褒君詩歌以香山劍南爲宗香山劍南未嘗無國計民生之責者也而詩歌之盛唐宋諸公莫逾焉古之志得道行不能忘情吟詠往往然也然則君吟詠之富他日接武文端公且與香山劍南等集相埒又豈余之所及料哉同治甲子冬十二月

馬木庵詩稿序

吾友馬子木庵少讀書工舉業之文稍長閱桐鄉張楊園先生之書由是以求濂洛關閩之學日有餘功則又自取漢魏以來之詩而諷誦之胸有所蓄亦發爲詩歌以見志端凝渾厚神韻

秀出余之從交於木庵也在丁巳之春又一年木庵亦來館於族姪秋槎大令寓居與余相距十有餘里秋槎大令族戚之有文學者往來頗多故余與木庵併諸子得時相討論焉愼庵翹升心鏡復震尤相善也憶戊午天中之節與吾木庵並諸友十餘人同讌集於愼庵寓齋論文講藝各抒心得友人中有張二谷者頗擅桓伊弄笛之技凡人有善吟古詩歌者弄之無不畢肖於是舉友人中之善吟詠者咸相推讓及舉木庵乃高據上坐朗吟杜子美蜀相廟諸將等篇二谷旁坐弄笛隨吾木庵吟聲之高下抑揚頓挫宛轉合節昔人所云聲震林下響遏行雲不是過也於是諸友咸擊節歎賞以爲當此虎狼橫絕之秋生民困於塗炭我輩猶有此樂得毋上干造化之忌耶今甫二年吾邑屢遭賊氛同人咸受其患愼庵飄泊於浙東心鏡從戎於

千里之外其餘諸友亦皆萍飄蓬轉迄無定所惟吾木庵尚館里閈一日更出近所爲詩歌示余格益變境益奇氣愈充神愈足則信乎歐陽子所云詩愈窮則愈工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然吾每讀木庵之詩又未嘗不想前此與諸友相聚之樂今則不可復得而猶幸與吾木庵得時相聚會賞奇析疑爲可樂也然則前日之樂所謂上干造化之忌者亦未能深竊古人堂奧以視木庵所造之境不能不低首下心慚懼交集也

陳叔伊八家四六文補注序

侯官陳叔伊孝廉僑寓春申江上與余往還兩年矣生平精經學小學撰著宏富頃以八家四六文補注一編見視則爲其友許豫生太守作者自注書之難也昔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余謝山先

先三箋困學紀聞述之又以爲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
劉者今許君所作余雖何待問津而卷帙裒然其用力之勤已
可概見叔伊猶爲之補正則所謂直諒多聞之友矣然叔伊此
編特其緒餘耳其精力所萃者有說文廣例十二卷經史札記
十數卷元詩紀事三十卷元詩癸集拾遺十卷厲樊榭詩注二
十卷將次第刊行之叔伊年甫逾壯其所成就已如此吁可畏
哉光緒十八年秋八月

貞壽堂贈言序已刻原書之首但初本從初稿此復加改訂

昔明震川歸氏嘗自恨足迹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
紀及爲陶節婦傳自謂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今觀其節與文
誠如所評然繆謂天地正氣不遺於閨幃之中自一鄉一邑以
及四海九州之大婦人礪冰雪之操奇節偉行如陶節婦姓名

磨滅不彰何可勝道其故非他或不遇有道德而能文章如震川其人爲之闡發或不得賢子孫德修於身爲之顯揚則雖有奇節偉行欲不與草木同盡不可得也然古者道德與文章合今者文章與道德分周秦之間雖厮輿僮婢書說應對載於傳記皆循循雅飭近代端人正士各有詩文行世非無精確不刊之論而文詞或失前人矩矱委靡偶儷至不能感發人意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也有道德不必有文章能文章不必有道德則奇節偉行雖傳不顯然則闇𡺲之中有奇節偉行欲傳之久遠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恆不世出是又賴有賢子孫與自古名賢早孤而自樹立史傳中代不乏人遠者不具述近世蕭山汪龍莊輝祖早孤賴嫡母王孺人生母徐孺人教育成立以循吏兼名儒著書數種皆有關於名教龍莊嘗求海內名賢

爲詩歌古文詞編爲雙節堂贈言集錄多至六十餘卷以著母氏風節予以母成母以子顯未嘗不心嚮往之歲在壬戌穆來大梁得見太康李君又哲李君以其友人鄢陵蘇君菊村著述見示蘇君旋聞穆至亦自鄢陵寄所著書數種篤實正大猶想見薛文清湯文正遺風及讀貞壽堂贈言始知蘇君之學其來有自與蕭山汪氏不謀而合也蘇君年甫及周考自明府君歿母王太孺人矢節教子歷四十餘年蘇君廣求海內名人賢士爲序傳頌銘之文幷所自爲行述遺事編輯成卷雕刻行世即所謂貞壽堂贈言者也時蘇君又寓書李君囑穆爲之序穆惟昔山陰劉念臺先生年適冠師事許敬菴母卒求傳於許先生許先生載筆而書終以敬身之孝勖念臺曰使念念不忘母氏艱苦謹身節欲一切世味不入於心即胸懷灑落光明古人德

業不難成念臺服許先生之言卒成明代理學名臣前賢顯親報親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蘇君年逾五旬言行一本於太夫人之教學行風節久爲海內所推許海內名人賢士又爲詩歌古文詞以傳太夫人令德於無窮穆於是歎太夫人志節之盛而又有賢子孫爲之顯揚誠難能而可貴又歎海內閎偉奇節偉行既不幸無賢子孫又不遇有道德而能文章如震川其人之所紀同湮滅於荒煙野蔓之間者又未必無其人也乃忘其淺陋以承蘇君之命深爲太夫人之有子慶又重蘇君念念不忘母夫人艱苦謹身節欲以成古人德業則所以報太夫人者正未有艾矣

贈太康李明經序

中州自昔爲文章理義之邦有宋河洛二程先生承元公之業

得孔孟千載不傳之祕鄉後進聞風而起元明以來彪炳宇內
而　國朝睢陽潛菴湯公理學文章豐功偉烈尤爲開來繼往
集其大成穆每讀近代諸賢之書獨於公爲心儀不置歲在壬
戌穆來大梁欲訪得繼鄉先輩之流風餘韻者數人而親之如
聆先賢謦欬以期不負斯役者久不可得而大梁之城距黃河
甚近千百年來屢遭河決輒爲泥沙淤塞即信陵亭館三槐之
堂以及玉津清虛豐樂艮嶽昔人勝蹟亦復邈不可覓終日坐
臥一室但聞爲五斗之祿者趨勢承意聲氣相尙回輪轉軸啞
嘔之聲與市井喧譁相爲錯雜最後得一人焉曰孫君宇農重
交遊尙氣節宇農又爲余稱太康李先生又哲之爲人時授經
於此於是介孫君以見李君聆其言和氣藹然寬厚直樸與之
往還者數乃得讀其著述文詞汪洋自恣論說理氣開明貫實

而當時利病與所以規畫弭盜之方瞭如指掌年近五旬以援經爲生不與時俗還往嘗與鄢陵蘇先生菊村項城王君丹君以經濟實踐之學相砥礪因以蘇先生著述見示而蘇先生聞穆至亦以著述數種寄贈旋介李先生宇農又交蘭儀邊君鼎友祥符許君宇濟王君秋舲出處雖不必等咸與李先生講求有用之學留心當時之務思所以潛移默運挽回積習穆於是益歎當此之時百里之間尚有李先生幷諸君子承鄉先輩之餘業爲穆之所親見而中州之大其必有沈淪下僚不得大展其才與志而悲歌慷慨寂寞著書以俟於後世者穆不及知而爲先生所知又或李先生不及知而爲諸君子之所知且有爲諸君子所未及知者當不乏人而鄉先賢之遺澤猶有存者而扶危救敝開鑿振聵以復先賢之盛之任將在李先生幷諸君

于爲大梁城距鄢陵項城且數百里來得與蘇先生王君相見獨與李先生幷諸君子時相聚處討論先賢學術縱談當時之務或色飛起舞或相對黯然穆久慕中州先賢人文志節之盛今幸得李先生幷諸君子往還而蘇先生王君雖未及見而讀其書如接其人皆不啻親炙中州先賢足以不負斯役矣今將由楚北歸至故山不得時與李先生聚處遂書此以贈且以質之蘇先生幷諸君子也

吳桐雲先生五十壽序

自昔著作之家雖曰與年俱進然必徧歷天下之奇境得江山之助或從王事肩鉅任時勢盤錯根節益堅識愈高志愈定神愈足氣愈充斯發爲文章詼譎瑰奇萬怪惶惑不可以一定之阡陌蹊徑求之昔人狀韓昌黎蘇眉山二公之文也曰韓潮蘇

海蓋以二公之文渟滀浩汗波屬雲委非如潮如海不足以喻其才之豪氣之盛也今以二公之集驗之韓公之文實至揭陽以後益工蘇公儋耳以後之文亦然蓋必至危苦艱難憂愁戚憤以鍊其識以堅其志以固其氣以凝其神功業無所建才力無所施持其所蓄積一以發之於文章牢能萬象不可端倪則所謂如潮如海者雖曰與年俱進亦所遇之時所遭之境有以致之者也假令二公當日位高身泰得行其志事迴翔清要潮呼夕俞文章之盛亦萬不克臻此沅陵吳公少以文章知名於時入官禁垣博覽祕笈出佐幕府躬親戎旅臨機決策當事頼以成功旣乃權巡閩海篳荷艱鉅公退之暇往往興到揮毫文成法立積成卷帙鋟板行世海內士大夫莫不稱公爲一代之才傑矣前節相曾公知公才可大任不欲公之域於閩海也特

疏　奏調江南總理船政將以次　奏請膺封疆重寄於是栖遲海上五閱寒暑時涉重洋出入驚濤駭浪之中驚風鞭霆穿雲冒雨獨能伸紙把筆卒爾成章排宕縱橫震心慄膽蓋韓蘇二公之文成於危苦艱難離憂悲憤而公乃成於勤勞雖所遇豐於二公而所以鍊其識堅其志固其氣凝其神無二致也夫文章之事根於性情性情之事由於感觸感觸之端不必盡在於困窮凡從王事肩鉅任有動於心有感於事參之以閱歷充之以學問文章之盛自足上下乎古人雖然公之文章如潮如海固足以力追韓蘇然韓蘇以窮而傳其文章公獨從王事肩鉅任宣勞海上天不獨欲公以文章傳也將以識之鍊志之堅氣之固神之凝者爲　朝廷之柱石爲封疆之重臣異日者齒益尊位益高負韓蘇所有之才膺韓蘇未有之遇德在天下功

在太常海內之士讀如潮如海之文章猶以爲公之餘事也豈不盛哉歲在甲戌冬十二月爲公五十覽揆之辰穆等遂書此以爲公壽

黃母胡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沈制軍

余少讀詩至旣醉之六章有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言人家累世盛德未有不由閨門淑愼以助成其美者故錫爾類先錫以室家之壼壼者言深遠而嚴肅也其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配從隨也旣予以女士又使生賢子孫以隨之孫又生子子生孫以傳世於無窮也及壯服官中外見當時名卿大夫以及僚友或天性純孝有卓絕之行或馳驅戎馬建不世之勳考其家世未有不本於嚴父慈母之教者而余又嘗讀四牡之三四章有曰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不遑將母祈父之三章曰有母之尸饔北山之首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又以歎當時忠臣孝子往往有不能兩全者然此第詩人之意然耳流覽載籍每有嚴父慈母深明大義割舐犢之私情往往以盡忠王事爲勖者而其子亦能曲體親心移孝作忠卒能功成名立使人嘖嘖稱羨曰非是母不能生是子若是者史冊猶斑斑可考也歲在乙亥余奉　命總制兩江日與僚屬相接閒嘗詢其家世其植身不苟得於嚴父慈母之教者固多有之又嘗周覽金陵城郭登蔣山之絕頂或指示之曰某地爲黃忠壯屯營之所某處爲黃忠壯指揮攻城殲賊之區蓋甲子夏曾公沅浦克復金陵黃忠壯之功爲多忠壯之弟有曰沛皆都轉者需次金陵屢任以事誠儒有經世之略而同僚諸君咸曰黃氏昆仲之成立皆其母胡太夫人之教也余既心

儀黄氏昆仲之爲人因詢太夫人生平言行崖略則曰太夫人幼習女紅通大義及笄歸黄封翁郁堂嘗傷不逮事其舅事姑謹太夫人數十年能先意承志又勤於治家佐封翁力學使無內顧憂封翁所交多一時名俊終日座爲滿太夫人主中饋務爲豐潔時或匱乏輒典釵簪珥以繼之咸豐間其次子忠壯從軍皖江太夫人時以忠義爲勖時沛皆十餘歲忠壯招勸戎幕咸以年幼筋力太脆不宜從戎泥之太夫人曰男子志在四方姑息非所以愛也今依兄從戎爲 國家效力他日果有所就不其美乎力促之行而沛皆卒能立功洊擢今職忠壯後奉命督師援黔太夫人促其行且誡之曰爾兄弟受 國恩此身已不能爲老身有其勉思所以報稱者勿以我二老爲念及忠壯授命黔中太夫人收淚慰家人曰死生命也吾兄捐軀報

國得死所復何憾其他嘉言懿行不具述六月[illegible]日爲太夫人七十壽辰同僚咸謀爲太夫人稱觴而都轉必欲得余一言以爲壽余以爲黃氏之興既由太夫人之淑愼嚴肅助成厥美非詩人所云宜家之譽者乎而太夫人有三子七孫皆以長以教多有成立非詩人所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者乎余因慨四牡祈父北山之詩彼士大夫雖當先王之世尚難見諒於君父致忠孝不能兩全而又念太夫人深明大義教子以忠不令有家室之慮以故忠壯都轉昆弟均能善承意旨專心報　國有非北山詩人之毋可及者今幸海宇風清都轉得以奉養無違而金陵又爲忠壯立功之地太夫人居之其樂何如也自今以往太夫人之年益高都轉之展孝思於無窮者當益篤今當太夫人設帨之辰余故推本詩人宜家之譽及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之嵩爲太夫人侑一觴焉是爲序

敬孚類稾卷二

書後　解　　　　　　　　　　桐城蕭穆敬孚

書朱文公楚詞集注後

朱子此書特爲趙汝愚竄逐感慨悲忿以成此編聊以寄意時年已六十九矣其自序以爲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猶未能免至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皆各有瑕疵蓋以爲自漢以後知原之深旨者莫己若也余自少讀史記屈原本傳愛其摹寫離騷大意情詞悽惋特異他篇時諷誦之早年讀朱注本中年乃讀王洪兩注本其注故事特爲詳贍其發明屈子各篇意恉亦頗得其本眞惟招魂一篇太史公明敘屈子之作所謂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是也乃王逸不知何所本而以爲宋玉招屈原之作梁昭明既

失考於前洪興祖又誤承於後而朱文公復不能具特識爲之更正亦全於此文未有發明試問果爲宋玉招屈原之作篇中歷敘楚國聲色飲食各種美麗冀其來享屈子生平豈有此等之嗜哉惟言屈子招懷王之魂以爲在秦之苦不如楚國之樂冀其魂早歸於楚戀君之情深懷歸之意迫乃恰合本篇之恉也余以爲千古之第一知騷者莫如太史公至本書注事詳確莫如王洪兩注本學者但熟讀太史公屈原列傳可深得屈原各篇精義之所在再讀王洪注本可知屈子用古之通博而朱注本實未能高出前人但偶有獨得處采取之可也若尊朱者因其一序概將前人抹撥則大謬矣

書亳州志盧公見曾龍鳳溝碑記後

德州盧雅雨都轉於雍正間以名進士先出知四川之洪雅數

年調任安徽之蒙城九年由蒙城代理亳州未三月卽去任又四年自六安復調治亳州先是代理亳州時已知本州時遭水患可以人力治之有志未遂至復任亳州乃得親履其土度其形勢亳州之溝道淤塞多端顧此失彼水患終難悉除最後與本地父老相度地勢莫若先從事於龍鳳溝以復其故道則諸水皆有定洩諸水亦因之悉治工成亦得十之七八將以二三年內悉將境內各水道無巨細悉治之未幾又遷廬州先是官六安興水利已得十之八九治亳州興水利亦得十之八九頓遷廬州眷顧依遲不忍舍去而爲此記深望後官茲州者補其未備及公遷廬州歷官至兩淮鹽運使司中聞歷官不得其詳至官兩淮鹽運提倡風雅名流雲集於乙亥丙子之閒修治揚州新舊城溝道民頗疑之至丙子夏秋大雨時行廬舍安堵行

於途者曠然無墊阸之憂丁丑時雨至復安然無恙浮議始息民乃大悅歷官數年引疾告歸田里至乾隆戊子因兩淮提引事發政府因此有中傷之者遂革職下獄論死今細考此案前後官爲此事均得罪降革伏法有差而盧公只婪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於家屬名下勒限追繳而部議又以但查此項代辦古玩銀兩原係各商有意交結運使濫行動用如盧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亦應在商衆名下攤落分賠余意此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乃各鹽商所供尙非盧公私扣公款此萬餘金盧公卽不能奉繳衆商分賠尙易爲力何至同鹽政高恆普福一例伏法蓋當時　國法綦嚴不照例辦理不足以警效尤貪婪之風故耳余惜盧公以有用之才歷任留心民瘼其他善政雖一時不得其詳卽以治六安蒙

亳及任揚州鹽運使撫治地方民生之責尚知修治揚城新舊溝道以備不虞使其由州縣而監司而督撫善政必大有可觀惜乎後來用違其才以致此也盧公本以詩名今閱乾隆三年亳州志所載龍鳳溝碑記之外尚有孟增廣傳王吏目傳范亮傳烈女傳凡四篇均用筆典雅有法且有關於吾皖文獻悉鈔存之尚待他時詢之德州人士訪求遺書政績續爲記載云

方息翁包公祠記書後　代邑人姚慎思作

吾鄉舊有包公祠詢諸父老均不知其所自始亦不詳神爲何代何許人相傳或以爲宋之包孝肅而識者頗疑信參半頃授徒皖城同邑蕭敬孚先生適有事來此一日往見談鄉邦故事數端因及包公祠事敬孚云包公非宋之包孝肅乃明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包公諱文達字行甫於崇禎十年奉上官檄禦

流寇死節於此者也事蹟略見鄉先輩方息翁所作包公祠碑記及五言古詩敬爭回里即取息翁記文及詩鈔以見寄且屬速刻諸祠石以表揚之盖此祠屢有廢興咸豐間粤西寇亂吾邑受患頗烈公嘗有默佑之靈今士人復修公祠因以方息翁所作碑記及詩大書深刻於石俾鄉人曉然知公爲明禦寇死節之包公行甫非宋之包孝肅也禮祭法云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揆之于公當時爲國爲民血戰捐軀於今且二百六十餘年矣英風浩氣留連茲土而默佑之祀典俱備又知公當日忠勇性成盡節於此非偶然也後人讀方息翁記文及詩益當肅然起敬春秋報祀不懈益虔與茲土相爲終始可也

書方望溪先生湯司空逸事後一

潛庵先生致禍之由吾鄉望溪宗伯書之詳矣吾旣慕先生規模宏遠不畏權勢爲

國朝諸儒之冠又未嘗不疑先生何不能直摘明珠之過於

聖主之前而特區區召辱其家隸以陰受其禍也蓋當是時明珠與其家隸果狠狽爲姦破壞典型毒虐天下先生卽宜顯暴其惡於世若猶未也召其家隸動之以危言訓之以大義使其自悛彼見先生之盛德且又素所見憚宜無不慨然服其善言或可以改過自新先生之德豈有旣乎不能出此而乃召其家隸犒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何爲也哉彼見召辱無名卽日去之歸而訴之謀致難於先生而明珠與諸姦人時譏先生於

聖主之前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及先生輔教東宮屢爲諸姦人

所傾後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歿於差次亦可慨也宗伯記先生歿之時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歿以先生之賢而所遭聖主又夙重之而姦人猶必相擠下石如此嗚呼此爲國所以畏僉壬也

書方望溪先生湯司空逸事後二

睢州湯文正公學行風節經世之略已詳 國史本傳及姜編修宸英代徐尚書乾學所作神道碑銘汪編修琬所作墓志銘耿少詹事介楊太史椿所作傳韓尚書菼所作祠堂碑彭進士紹升所作事狀併竇氏克勤之書事陸氏言之政學錄唐氏鑑之學案其餘如王尚書士禎之池北偶談宗室汲修主人昭槤之嘯亭雜錄尚氏鎔之書從祀錄後皆足以增廣見聞而鄉先

紀之外惟方公所述有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此兩篇至今求之不得度其所載又有出於諸家之外者穆又嘗閱吳江鈕太守琇觚賸續編有云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牀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笥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云云穆竊意當時同官唁公見公身後清貧如此不聞有出金爲賻而徐公獨以二十金爲賻在徐公之身事原不過九牛之一毛要其與公相知必迥與明珠余國柱王鴻緒徐元珙翁叔元諸人不同者乃今讀安溪李公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九記 本朝人物卷十至十五記 本朝時事中有記湯公身事原委約十餘條極爲詳備其譏構湯公貫據要害尙在東海一人而北門大冶等均在末減之列也蠶溪

先生所述以葉漢臣之議見詆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
公光地今觀李公諸記東海之讒構底裏實未及爲望溪先生
一言今特將李公所記錄兩則以誌其概一云　上常以湯與
徐相比葉子吉掌院時　上一日問湯斌與徐乾學兩人那箇
學問好葉雖與東海至親卻不相能葉對云各有好處　上曰
到底有優劣曰不同　上又問何以不同曰湯斌是正經學問
上曰徐乾學學問不正經麼曰也正經湯斌是留心經書講
道理的學問徐乾學是博極群書可備顧問的學問一日又問
兩人文章如何曰不同湯是學者之文章徐是才子之文章後
湯不久出爲巡撫而用健庵之意少欲徐大恨葉子吉遂大用
工夫而葉子吉出爲刑部侍郎矣子吉彼時即以掌院大拜及
退此痛哭而出不久即死矣湯之入也　上意甚重之北門大

治知徐東海與之爲難　上意方向東海之學問因湯內召以
擠徐湯爲大冶同年又外不甚露鋒稜如魏環溪二君欲借一
用徐怒出已上遂必擠之下石即發動海關事值廷議東海先
詣湯云今日之事蘇州數百萬生靈懸於老公祖主此議者非
老公祖而誰湯云某已進來何力之有徐曰雖然老公祖　皇
上倚重又漸在地方上來知此事之切者莫如老公祖合郡生
靈敬以相屬及廷議徐卻不言衆與定發論曰湯老先生宜主
此議湯遂云與民爭利的事豈有與地方有益的但只得其人
還好若不得其人四處巡攔害民無窮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
此一段言語東海人　南書房即增飾此一段話入在　皇上
耳謂湯言此事民甚苦　上召明公云湯某是道學如何亦兩
口彼進京時予問以海關事彼云無害今日九卿議如何又說

害民你問他湯被傳問在途大治附耳云有人害年兄到閣可只伸說得其人便撫害語湯如其言以對明公即云我曉得了是了公請回時予正爲內閣學士也明公又將此語修飾回奏上以爲是大怒東海諸人切責云都是汝蘇州鄉紳欲做買賣恐添一關於已不便上牟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死不肯設此而又賴湯斌說害民湯斌何嘗有此語他說得其人便撫害元是天下何事不是不得其人則爲害徐健庵絕不慌言湯如何賴得九卿實共聞之不然可問梁清標若此語是臣造的難道他在蘇州出告示安慰百姓上有鈐的印也是臣造得不成　上問云告示何在健庵云臣家就有　上云你明日帶告示來明日果將此送進　上大怒云元來假道學是如此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已如今的道學便是過則歸君善則歸已彼

時滿洲詹事府是尹泰 上即命尹泰傳 旨責問你是大臣你說立海關不好部議不准我依部議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爭我未必就把你問罪古大臣不避斧鉞爲民請命何遽不言御過於我而云汝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將謂我無心愛民耶湯彼時還可解說湯訥於言只磕頭謝罪而已此事由 南書房轉奏北門大谷皆不知徐又向湯云此告示是大谷挐進北門究平不相容而他爲之憤懣不平涕淚交流一日一徧去慰安潛庵湯至死不知其由東海也如今人將此獄歸之北門大谷又移之翁寶林王儼齋全無干翁王不過見 皇上怒甚叱之參劾之以助 上威怒而已非起禍之由也湯既死健庵又嗾郭華野爲湯報仇華乃湯薦舉門生也以上一則一日余見東海問潛庵何以得罪曰湯潛老自壞其事海關事他既在蘇州

知其害民而題罷及內陛見　上又以得好官管其事亦通商利民一日余在　南書房　上問及海關某力陳其弊余兄弟亦心報國弗敢隱也及　上復令九卿議梁眞定言自不利於民因諉於潛老曰老先生初自吳下至宜主議潛老曰不曾立自然是不宜立已立矣也就罷了又說不該立　上乃使太監責某曰海關都是鄉紳專利而假託爲不利於民如果不便於民湯某還是正經人他來並不曾說不該立某曰他前在九卿班上還說是自然不該立的如何他又說該立　上問九卿聽見麼某曰梁清標亦聽見　上因傳潛老至內閣問之明公宣旨潛老曰何嘗是說不該立我說未立自然不必立既立只是選擇好些的官去也不妨明公曰如此乎曰然曰是了因人更加婉轉復　旨　上曰湯某說的原不差那一件事不是壞

官徽瑑因傳某入下嚴　旨切責此時幾不可保某遂不能顧瀋老矣因此語湯某如何賴得前日的話臣可以造難道他臨來時在蘇州出的告示有印在上也是臣假的不成他告示現說此事部議不准本部院愛民有心救民無術告示現在　上因何在某因出諸懷中　上見果有此此根遂不解矣語畢還囑予曰年兄你們要做正人君子當始終一節萬不可前後持兩端彼時也不知他如何以此自認想是以此立威見他能制人之死邪以上李文貞所記如此乃公當日親得之耳聞目見故能曲折詳盡如是所云葉子吉者乃崑山葉侍郎方藹也所云北門者即明珠也大冶者即余國柱也徐東海者即徐乾學號健庵者也魏環溪者即蔚州魏尚書象樞也梁眞定者即梁清標也所云宛平者即王相國熙也翁寶林者即翁尚書叔元

王儼齋者即王尚書鴻緒郭華野者即郭尚書琇也今案葉公方藹對

聖祖陳湯徐二公之文章學術豪髮無差後爲徐公所陷痛哭至憂忿而死乃爲局量所限是徐公爲容身保位旣傾陷葉公復傾陷湯公非李詳爲記載至今莫有知之者矣至如海關之設湯公明知與民爭利於地方無益未立自然不宜立旣立只得其人還爲無害尚未計及關之一設即爲永遠而人才難得即初立得人無害至後來用人迭更賢愚不等終於與民有害也由今思之湯公當日不能堅執前議以致爲徐公所中亦屬偶疏又

聖祖當廷議時以湯公告示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詰問湯公本有說方仲而爲翁叔元詫止乃磕頭請罪李公以爲湯還可

辯說而訥於言殆未目擊其事也然湯公經部議革職

聖祖仍命留任旋改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及卒遺

疏入　遣大臣奠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

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　命由驛還櫬下部議䘏部臣以公曾

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尙書例予祭葬想見

聖祖如天之仁明並日月卒不爲讒言所沮亦不以告示爲嫌

雖堯舜復生亦不過如此乃詳記之以昭我　朝君臣一德之

盛事焉

書留侯世家後

今夫大臣爲國君有過宜挺身直諫而權術必不可施也然而

人主之性情亦不可以一端測故雖有君臣一體平日之出謀

發慮彼此相親信而不疑有時偏僻堅忍爲大臣者旣不能依

阿淟涊坐觀其決裂而挺身直諫知不足動君之聽欲社稷之不危君臣之相安偏僻之情堅忍之性翻然以改則又不能不一行其權焉吾讀留侯世家見太史公稱其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既嘉子房從高帝定天下用其策無不中矣及帝易太子乃爲呂后及建成侯畫計策致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於山中以助之四人者卽世所稱商山四皓也吾於是益歎子房所慮之長所見之大而能感發高帝英明之主非漢廷諸臣所能望也然太史公敘子房致山中四人較他事尤詳蓋以上竟不易太子者子房招四人之力也而宋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於雜家小說若西京雜記平剡錄之類皆有可采及其進表自謂抉擿幽隱校計豪釐而於子房致山中四人事獨刪略不詳焉後之學者或以譏四皓或以譏溫公而短長之書最不足取

獨截此事略近於情而其說又反覆支離是皆不知四皓不知子房而並不知高帝不知司馬文正也蓋四皓乃隱君子也目擊秦政之做知天下之不足與有為相與決意偕隱至高帝之定天下亦皆老且死矣卽高帝平日能禮賢下士廣搜遺逸尙不能易其初志以就之何待輕士善駡乃竟不受辱故恐而亡匿哉彼高帝者素稱好色者也天下已定外侮內患既不足以攖其心而呂后年長色衰惠帝為人亦仁弱所最愛且擁者獨一戚姬耳愛戚姬則不能不寵如意擁戚姬則不能不疏呂后寵如意則不能不下惠帝於是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子房已早知之矣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雖以口舌爭討之已周籌之已熟矣所注意者只山中四人而已蓋當是時四人之有無存亡皆不可知果皆有而尙存其情

風高節篤老龍鍾不愛金玉璽帛卑辭安車雖有辯士不足以動其心亦子房呂澤之所深知也夫事必有隙而後其術可施人必得間而後其計乃入高帝以一時見太子爲人仁弱與己不類以寵愛之故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諸大臣或諫或以廷爭且稱說引古事以死動之高帝後心知易太子而立如意爲諸大臣之不心服身後變故且有不測豈不頓悟而悔其初志哉顧以言旣出於其口入於戚姬之耳一旦聞諸臣之爭諫卽嘉納之又不欲一時遽自食言亦將留以有待且或爲戚姬笑其反覆無常歡愛之心從此而失有躊躇莫定矣子房呂澤蓋早窺及此也於是相與謀之訪於民間求老成練達者四人而客之而教導之及四人從太子如上各言姓名高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者是何始之欲易太子堅持不拔今而不易太

子者如發振落歟帝必因諸臣之爭諫知大臣之不心服日後變故且有不測而先有悔悟之心故一旦乘此四人之言借此四人之勢卽召戚夫人指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之語以寒戚夫人之望而又爲歌泣以感動戚氏以明已之不得已者所以慰戚氏也不然高帝豈不知四人之不可致今此四人爲子房呂澤之僞爲哉卽帝先以鍾愛之故忽失言以易太子後因諸臣之諫爭知諸大臣之不心服而終無悔悟之心則諸臣廷爭之而不得偏僻堅忍不義之行旣已顯暴於世矣一旦見此老將就木之人又何憚而不唾其面邪卽高帝素高此四人之行求之數歲而不可得今忽見從太子遊且各言姓名以對果重四人之齒德品望以慰生平之願而乃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則英明之主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哉

自行之我自己之又何以一婦人女子爲意必召戚氏指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呂后眞而主矣乎故高帝之先欲易太子以一時鍾愛之故而諸臣之爭諫而不能得者高帝之所以不欲一時遽自食言以失戚氏之歡欲將留以有待也後之見四人從太子遊而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者其先因諸大臣之爭諫知諸大臣之不心服後將有變而先有悔悟之心也如史所言子房所致四人眞爲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之四人則四人以區區金玉璧帛卑辭安車爲辯士所動舉太子書卽至客建成侯所且從太子是輕以失身其志行亦近於陋如短長所言留侯呂澤之使人聘於商山且三聘於商山則子房呂澤亦甚不智故司馬氏知之必於此類亦詳載之又不欲爲史氏所愚且以之愚後世故備闕之以聽學者之自擇

也其所謂抉摘幽隱校計毫釐者亦或爲此類也歟

書桐舊集後

臨川李侍郎穆堂有言凡拾人遺編斷句而代爲存之者比葬暴露之白骨哺路弃之嬰兒功德更大噫侍郎之言何其痛切如是也矧同鄉先達後生有覩其遺書可聽其沈淪而不彰與然侍郎之言如是又在後人能善覩之蓋謂高人德士有佳篇之散逸則然也若其人生平既無善狀可錄而志識卑鄙出言陋劣後人亦拾爲流傳於世在拾爲流傳者以爲存忠厚之道詎後人之職其實爲作者顯暴其惡於世且以開僥倖之端而亦見笑於大方家也吾邑自明以來詞章最盛鄉先輩如錢田間方畬山姚羹湖潘蜀藻馬湘靈諸先生各有選本然所謂詩選四十家詩詩傳詩鈔皆就散逸獨潘氏龍眠風雅一書稍類

於世年久亦漸湮漫其後王悔生學有樅陽詩選方舉莊明經
有方氏詩輯馬公實通守有馬氏詩鈔此三書頗爲精核然或
只及一隅或爲一族而設皆不若龍眠風雅一書之能包一邑
之人才也往者徐大令傳亭嘗心悼之乃毅然廣搜博采康熙
以後之詩人更參之以龍眠風雅等書重加增損積數十寒暑
輯爲桐舊集自明初迄道光庚子凡四十二卷作者一千二百
餘人詩七千七百餘首各分氏族列卷每族以最前之一人爲
冠中閒略以時代之先後爲序其四十二卷載列女方外各
加評點道光[illegible]大令自陽城解組歸甫七十日而歿茲集所
刻僅三之一閱十載而馬公實通守醵貲續刻庚戌之春姚石
甫廉訪回里慷慨倡捐邑中多樂助之時蘇徵君厚子授經於
馬通守家與商訂校勘越歲餘至咸豐元年辛亥蕆事於徐氏

卷末更取樗亭大令之詩附之每人名氏後各取邑志通志並
外間名賢詩話文集等書有關於其人學行出處概爲收錄使
讀其詩即詳悉其人亦與秀水朱檢討竹垞之明詩綜德州盧
都轉雅雨之　國朝山左詩鈔體例相等比年即印百餘部分
給邑中士子後二年粵賊陷城其板遂失所印之書亦多雲散
余於丁巳之春始得閱其書既欣慕鄉先輩功力之勤搜覽之
博使一邑之文獻可考而又惜其拾之太濫擇之不精也夫前
人流傳之集原爲後人之所取法而總集尤宜加謹嚴不第爲
後人取法其詞章之工且以存一邑之人品學術爲後學之金
鑑也故欲存其人必先核其人之學術邪正醇駁欲存其詩必
先別其詩之雅俗淺深其人可存則存之其詩可存則存之不
避猜嫌不徇私恩不開後人僥倖之端後有重加校訂梓以行

世者本此意以爲之亦諸先生之志也夫

書曾太傅讀書錄後

湘鄉曾太傅所著讀書錄十卷閱四部書凡五十種遇有心得均爲條記書於本書上下方亦時有辨駁前人箋注及識議之偏僻者均足以開發後學神智乃近人說部中之精品也然公生平無書不讀凡公務之餘所閱經史百家無慮千萬卷即其意有所見或記於本書或片紙條記亦必有數千萬之多者此十卷之書不知爲公所手定或公子覲檢公剩簏或得公所書各種中有見即裒輯之以屬湘潭王啟原爲之校刊即以編輯歸諸王君均未可知光緒元二年余曾得公子瀞所刊公之全書獨缺此本後從友人借閱亦未之竟因以所記各條之精者時時存諸心目間今年冬余以事于役長沙一日到公祠中憇

賢書局特購此本於湘江歸舟中逐卷閱之乃深服公生平閱書處處入細一字不肯放過攷訂之精識議之博益入心思實非淺鮮歸里後發春之暇將用硃筆標錄一過傳示子孫惟各卷中尚有數十條於鄙意有未愜者當別書所見入愚所撰讀書札記中以待識者論定之又公於同治初年嘗見鄢陵蘇菊邨學博源生所著記過齋文集及吾鄉張舜欽明經承華所著學庸釋義二書亦皆細細閱過凡蘇集所見爲平江李方伯元度所輯國朝先正事略序中引之於張書所見公乃於所爲雜記中稱之可見公生平無書不讀而大義所關識議之精又無書不記也

書

桐城蕭穆敬孚

答姚麗山書

人來得手書並休那先生掌慧集五冊弟近年來因兵火未補輯專搜先賢遺集亟思休那先生之書求恐窮日今一旦遇之快何如邪顧休那先生絕筆有云我之有所俟蓋以我而俟我以視俟人者千里矣蓋先生知其精氣千秋萬世後必不湮滅必待其人而後傳也今足下以此集校訂見囑且以休那先生所俟之我所俟之人相目豈不令淺陋者愧死萬萬耶夫校書之難昔人言之詳矣世無劉向揚雄不當妄任其職雖然前人之著述表章之責實在後人今時不值劉向揚雄其人將前人遺書一切推諉謝絕聽其澌滅而不彰乎此其用心亦欠明達矣

弟近年來專搜前輩之書欲各為副本藏之兩地非敢自謂能
表彰前人也盖深欲幸脫兵火俟他日有能表彰前人者付之
耳顧休那先生自少好讀書凡諸子百家無不穿貫且又精通
內典故其生平著述浩博無涯變化不測後人往往有不可端
倪者然弟所聞先生所著貨殖傳評太白劍之外尚有紅亭本
草籌續堂稿宋史改本並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曾祖以下四世
事而鄉先輩姚姬傳先生惜抱軒文後集及宜興吳氏德璇聞
見錄云何相國如寵為吳江周忠愍宗建墓誌為世稱誦明史
館據以為傳實出休那先生之手而史忠正公答 攝政睿親
王一書當時會與禮賢館中諸徵士商訂而成諸徵士各有擬
稿或云史公此書亦出休那先生今觀史公集中此書識既正
大文氣雄傑沈痛往復百折殊不類休那先生之作大抵史公

參之衆議而斷之以己意以成此書非必悉由先生原稿也然先生當日必有擬作今先生宋史改本諸書旣不可見而周忠愍墓誌及擬此書亦復不見學懋集中何耶總之先生生平著述甚富而爲史何諸公代筆相半當時或不自收拾即多散逸改本有全集流落人閒爲後人出己意鈔錄年愈久而遺文脫落愈甚非足下潛心力學留心文獻鈔訂此集又將不知遺佚凡幾矣然此集之文亦頗有傷於雅正病於繁雜編次亦未盡善今弟他務繁冗未暇細讀未敢遽加管見大約當分內外兩集前三冊之文多入內集後二冊之文或有刪者或有一二入內集者其餘留之外集俟後更有搜得相其體類增入可耳集後更取家乘及邑志郡志並諸家之集有爲先生作傳狀書序悉附錄之俾後人讀先生之書即畢悉其出處梗概想足下亦

以爲然也來人倉卒略以愚見相遂語無倫次惟加諒察不宣

與鄢陵蘇菊村先生書

菊村先生座前往者穆家居卽聞先生與太康李明經又哲之爲人私心嚮往非一日矣今年夏六月以家事來大梁於七月旣望乃介祥符孫君字農見太康李君獲見大著記過塾藏書五種知先生篤志經術潛心理學高資卓見方駕古賢讀貞壽堂贈言又知太夫人清修苦節四十餘年令德懿範爲閭閻罕見益信先生之學其來有自當今士習委靡廉恥道喪求一文詞雅正謹守先民矩矱已不可多得矧留心經濟提倡正學者乎卽有一二人士自號絕出儕輩核其所學不越詞章記誦考據幸而獵取科名則以爲生平所學莫大乎是顯親揚名亦莫大乎是又有一二講學之家高樹壇坫標榜門戶又有妄自稱

尊建安金谿不分門戸核其所行皆有爲臧獲之所羞稱者此其入毒流天下後世較今庸衆之害尤大且深竊以爲當今之時不有眞儒崛出大聲疾呼挽回積習拒斥謬妄則時事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中州自昔爲人文薈萃之地名賢道學史不勝書而鄢陵又爲蘇文清公隨父宦遊發籍之所有明學術之正直接伊洛之傳無逾文清數百年來先生出而承其餘業省身錄一書直與讀書錄相爲表裏而學行端粹不屑時賢標榜門戸排詆先儒眞能取先賢之精蘊而本諸躬行實踐又與湯文正公先後輝映定知門牆必多篤學有志之士英才蔚出得先生提倡教育前輩風流他日不難復見穆乃龍舒下士幼年失學今年春秋二十有八資薄才劣倘與庸衆了無所異自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皖城失守是歲十月十四日桐城失守八九

年閒烽煙滿目豺狼當道去年八月初皖城桐城雖次第就復而鄉先輩遺書浩如煙海已相繼灰燼老成凋謝一二雋學有志之士虎口餘生餬口四方又不得時相討論藐然孤生尙欲不甘自弃網羅放失為書數種以存一邑數百年之文獻計俟年稍長學稍進亦欲出見當時賢人君子開其茅塞輔其不逮得江山之助藉以開拓心胸邇來二親老病日增又無手足之親兼持門戶此行誠不得已秋涼即當由楚北歸至故山一二年閒俟二親稍健然後圖見當時賢人君子未晚秋閒道路平靜當來鄖陵一欽道範而聆教言以壯行色未知何如謹先通數行以志嚮往之誠伏乞恕其狂瞽幸甚

與李又哲先生書

又哲先生足下兩歸之後曾有兩函奉寄均未知達未去冬於

敝鄉城得見與存翁手書道及戕以前賜序中由博反約之指諄諄爲勖此眞前輩善誘掖激勵之至意爲近世所不多得者今得若村先生手書知先生尙客蘇撫劉公之署屢欲買舟東下親承道範相與徜徉靈巖禹祈之間接武梁園杯酒論文之陳迹人事消磨至今未果但風晨月夕時攻大著反覆咀吟覺眞氣噴薄儼然塵裘斗室之中精神款款恍然與之相會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唈流涕交橫韓娥曼聲哀哭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已復還爲曼聲長歌十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夫非有眞情流露何以感人之深如此由此觀之文之爲道無眞性情眞學問又安能有眞文章耐人尋覽放其遺聲也哉近者中州文家論者咸以侯朝宗後惟先生稱爲繼起往者穆在梁

園質問時亦竊聞初嘗取法侯氏由今思之侯氏才人之文耳至先生之精深高潔古人淵雅之詣確然有得邈然獨造侯氏固未之能逮也前者存翁屢勸開雕流傳嘉惠後學未知近日有意如其所請否至所著日記穆曾見有稿本生平經世之才具見厓略當與大集並傳亦古人著書一端也亦隨時校訂成卷另存滿本否以白樂天之曠懷高寄已屬其友元微之排纂長慶集矣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後爲之記旣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又分寄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蓋亦以精神性情所寄不肯聽其澌然磨滅耳非必果爲千秋萬歲之名計也今大著固精神性情所寄也顧專法古人之高曠獨不爲嘉惠後學計與諸昔賢著述之意亦豈有當乎千里相憶念切惟此穆自悔前此失學又才力不逮下民近來貧居又不免分心舉業與先

生遠隔朝夕又不得質疑問業恐終就廢以負厚望此穆所以終夜媿懼交集也菊翁字農均有寄書得知近況祝爽翁王秋翁汝濟性淵諸君均在何所近亦遇有可與言者邪相見未知何日謹由敝郡善後總局官封順寄數行以志思慕之誠聊當面質伏惟時賜教言不宣丙寅五月十八日

上朱久香閣學書

二月十一日穆頓首耐菴先生侍郎閣下去年冬於皖城晉接懇勤勞問晷刻頻移旋以入覲悤悤未及再謁一罄其愚翹首龍門未嘗不神往也竊見閣下莅皖以來崇雅黜浮培植善類乃復虛懷謙沖不欲自足又廣求敝邑先輩遺書公餘之暇時加研究今計閣下方荷　眷注之隆於今秋任滿且入　內廷凡有關於典禮之大應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矣竊惟我　國

家　聖　聖相承尊崇道統遠軼前代計自　國初以來先儒之從祀　文廟凡十數人歷代眞儒仰邀祀典幾於搜剔無遺矣然穆嘗讀先儒諸書竊觀元儒容城劉靜修先生學識深純品行超邁弱冠即慨然思尙友古人作希聖解初爲經學尋覽訓詁注疏之說疑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固當有是乃各評其所學之長無不曲盡精蘊至其出處大節元史載之甚悉援以先儒祀典之例奏請從祀　文廟實當於人心之公試更考公之遺書及諸家識錄并先儒之所以論述者約略言之當元代儒者本不乏人要以劉文靖許文正爲之冠故當時以劉許並稱而後人又或以仕元議文正以不仕元高文靖至明代議祀典又或以渡江賦議文靖總之皆是非失實也自中夏陷於金且百年而後元河

北爲金元域而文靖之先世爲金元人仕宦於金元已久文靖於宋本無故土之誼仕與不仕皆不足病當文靖與文正同爲元世祖所召文正過容城與之商出處文靖以行道排許子而以尊道自任至問伐宋則不對後爲渡江賦以見志今許文正既久邀祀典更不具論文靖後來應召不起卽元世祖亦嘉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而至正九年下詔訪求公遺書有云漢唐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傳庶乎可繼考諸學宮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錄皆得鋟梓以傳崔後渠文敏曰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薛文淸亦有劉靜修爲百世師之稱元臣李世安等累疏請與許文正同祀明禮部尙書王沂翰林學士宋濂等亦以劉公從祀爲請成化元年助教李伸復請之三年允學士劉定之議準楊時事例令容城

建祠弘治元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薛瑄與元儒劉因幷祀正德閒容城張紹烈復以是力言宜準楊時例從祀而當時君臣才識不遠有議其經籍無箋注者邱瓊山至誤讀渡江賦以公為幸宋之亡竟以力阻祀典夫以文靖繼往開來之學固不以從祀與否為榮辱而天下之是非有不容淆混者昔東京王逸與宋洪興祖之注楚辭朱子謂其未嘗沈潛反覆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今由朱子之言衡之不獨王洪諸人有犯此病推之歷代著述之家亦鮮有不犯此病者今又豈只於邱瓊山是責哉即瓊山此論當時崔文敏亦冤之謂其昧稽實而肆臆貶而容城孫徵君鍾元曾有渡江賦辨以為此賦為集中第一文字紬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

地當自得其苦心又詆瓊山讀書絕無以意逆志之意當時定
興鹿忠節高陽孫文正聞孫徵君此論皆盛稱之且曰俟事平
後當繕疏入告以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乎二公旋各從容
就義未暇及此也今　國家崇儒重道無微不至而閣下又挺
生休明之際績學力行以微顯闡幽為己任聊以靜修先生學
行大略一為言之儻閣下有意更訪求遺書紬繹諸家之說繼
疏奏請從祀是薛文清崔文敏孫徵君之所推服惟閣下能引
申之瓊山之謷說惟閣下能闢之而且元之李世安明之王沂
宋裴李伸周洪謨處士張紹烈屢請從祀之議惟閣下有以成
之即鹿忠節孫文正所欲發三百年未暢之旨亦惟閣下有以
暢而發之即閣下素以微顯闡幽為己任亦莫大乎是也又穆
嘗考從祀諸儒莫不本於忠孝大節躬行實踐獨漢代儒者以

其於經術有功例得從祀而行有不檢如馬季長輩或爲恕之周時從祀諸賢多無著述或未詳其生平徒以見於孔孟及家語史記之書而祀之然陳亢孟子所稱爲悅周公仲尼之道北方之學者未能或先雖不詳其生平然既爲孟子所稱述固當賢於萬章公孫丑之徒者矣而漢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於諸經皆大有功力且又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遠出漢代諸儒之上皆至今未邀祀典貿於典禮有缺未愜人心而九江太守戴聖於禮經實大有功漢書未爲立傳僅附數語於何武傳中至宋人鄭樵詆以身爲贓吏子爲賊徒而明代遂據以罷其從祀然贓之一字殊屬疑爲妄詆案何武傳言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又曰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

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夫漢書既曰大儒又曰行治多不法而不法又未顯指事實竊意不過小德之出入或事多泥古而不合於今耳未嘗云爲贓吏也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乃其子之賓客爲羣盜非其子爲羣盜也聖既毀武於朝廷則武雖不揚其惡亦不至以德報怨也曰平心決之聖子卒得不死明乎其子無罪至死又明乎武未嘗枉法也夫以戴聖爲大儒且於禮經有大功何武雖終不揚其惡蓋以其行或有未盡於純卽揚之而亦不當其罪耳而鄭樵輩又欲憑虛妄詆之明代君臣又不察其事實竟罷其從祀不知漢代經師如馬季長等考其生平多有不法可議者也同爲經師大儒同有不法可議而乃不察衷情奮其私說進退何無據邪今因閣下博極羣書抉摘幽隱穆不憚奮其

嘗闕之見娓娓陳之如此儻閣下察之亦以爲然即以陳艮河間獻王及劉靜修一併繕疏請邀祀典實爲千秋盛事而載聖大儒或以其事跡可疑一時遽奏請復其祀又未免駭人聽聞或詳加斟酌徐徐與禮部諸公圖之可也俯伏俟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復熊純叔書

月初哲生約齋兩君過訪交到吾兄去冬及今五月間手書幷大箸六首又惠寄姚春木先生全集展玩數日如獲珍異吾兄所論諸家文章意境均中肯綮足徵平生服古之功文章波瀾意度實維先哲已細評於諸文首尾未知吾兄頗以爲知言引爲同調否也弟生長僻陋之區早年無良師友訓迪雖嘗泛覽百氏殊乏精進純一之功偶有論述旋寫旋棄他日當搜采倣

廢整理一編呈教也承示近助吳江友人輯有松陵文錄十八卷弟欲先觀其序例總目及貴友姓名爲快又云欲續春木先生 國朝文錄一書更訪敝縣各家文集此尤爲盛舉弟未讀姚氏原編未悉其體例若何弟以爲成一代總集即存一代之文獻正不必專以文論第就各家所長錄之蓋其學問旣深出辭自遠鄙倍即以雲間松陵諸老著述驗之門徑不必相同而文則未有不彬彬典雅也然成一代之總集亦非一人一時所能竟吾兄及貴友現鄰架所有者凡若干種及作者姓名尙未之悉而弟處所藏及所見諸家之書何以寄匯於一尙須往返商推耳又示近借得震川史記評閱本及徐俟齋先生通鑑類聚一百本留意栞刻震川史記閱本弟往者亦有臨本而外間所見又往往各有同異吾兄所見或寄示一兩冊便可知其何

若徐氏之書屢經兵燹原鈔本倘完整無恙殆天不欲泯此老書鈔露纂之功藉以沾溉後學亦祈吾兄借示數冊俾得觀其體例當同蘇州書局及相知有力者圖之王蘭泉侍郎著述種類大半能知第未知其家所存者倘有若干種耳現已秋深涼爽能邀二三知己作申江之遊藉得商略一切否耶

與溥玉岑大司空書

玉岑先生大司空閣下去年夏季騶從莅申時下走適有狗馬之疾未能仿昔人一修御李識韓之願乃蒙閣下高誼不忽寒倹特以珍味數十種下頒又承一朶虛名特屬曹君直舍人般般以拙著見索時下走久爲二豎所侵竟爾昏迷不省人事殆數日後漸有起色已聞閣下航海北上矣自去年以來屢欲上書稍伸鄙意惟媿拙著各種皆係草創無力寄鈔背另錄清本

及時上呈是以遲遲有待頃因王君十和便中入京不揣固陋謹修寸箋先達鄙意伏念下走生長桐鄉家世並無達者惟早承庭訓六經諸史薄涉藩籬彼時敝鄉乾嘉諸老存者尚不乏人乃各遊其門兼問　朝章　國故有出於當時記載諸家之外者年二十六七值曾文正公開府皖江暨江南毛寇蕩清駐節金陵其幕府及他賓僚英俊羣集下走承曾公延攬並與其幕府及諸賓僚往還稍增廣見聞彼時吳越耆舊尚有存者又不憚跋涉造訪從之問業終以質薄才劣各種學問門徑雖稍有所知迄今年近七旬一無所就惟承文正公遺訓專以　朝章　國故為問學大宗自文正公薨後即寄於海上專為留心四方文獻起見數十年來所蓄各種不下四五百卷粗創略具尚待隨時增加謹將書目各種另列一單閣下略知所學如是

可也玆更有請者自前年拳匪之亂京師重地多被殘燬不知大內及國史館文淵閣皇史宬各藏書列朝實錄滿漢大臣各傳四庫全書尚巍然無恙否又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曾於雍正九年發刊至乾隆三年完工統計

世宗憲皇帝十三年中無日不親御丹毫嚮杳庶政其所發刊者雖有三百卷之多然不過十之三四而其時未便卽行發刊者尚有十之六七均藏保和殿東西廡中傳者至云積如山岳爲然此說僅得之汲修主人禮親王嘯亭雜錄並未見所積各件一一係某祕密公事也乃數年前忽見傚鄉先達涇縣門侍書所藏文端公鄂爾泰在雲貴總督任所奏議全部有本

硃批奏草未曾發刊者六大冊皆爲保和殿中東西廡所

存之副本也下走恭讀數日知鄂文端於同時督撫中最爲
世宗所賞識時有　密諭商議其時要公及同時督撫以下諸
人性情心術才具短長及人品之優劣文端公具奏均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而
世宗皇帝之用人行政寬猛兼施明見萬里十三年中　盛德
廣被無一不具於　所批此一百二十餘篇章奏中然在當時
實未可以發刊觀鄂公此百二十篇奏摺中已美不勝數統計
所批諸臣奏章至有二百二十三人之多卽以鄂公一人而
論則此二百二十三人　硃批奏章未能發刊者宜乎　保和
殿東西兩廡積如山岳之多而十三年中　親御丹毫疇咨庶
政其中關係當時要務實足以裨他時　國史所采者正不知
其幾千幾萬矣然在當時雖不便　頒行而在今日實無不可

以　碩行也閣下今爲　宗室中最爲明體達用之大臣而在
今日諸人多偏爲西學不過稍涉皮毛實未能深明其要所以
數十年來多有講維新之政究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終未見
維新中一人之傑出者下走寓海上二三十年耳目聞見自度
精力已衰不能附和維新諸人仍確守曾文正公遺訓時時仍
以　朝章　國故爲念然終未能深知　京師　大內及各重
地所藏　列朝實錄及　國史各類並　保和殿東西廡所藏
世宗硃批諭旨有無殘缺望閣下公務之餘一一查察便中示
知一二至以爲荷近日爲敝鄉張氏校刊其六世祖文端公張
英全書八種共二十冊此書均蒙
高宗純皇帝命館臣著錄　文淵閣中年久家藏原刻本多軼
往年曾文正公最喜閱書易衷論及文集聰訓齋語等件今一

一代張氏校刊完工謹以一部奉呈台覽又姚姬傳比部所編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嘉道閒風行海內究竟不外康吳兩本各多脫誤下走家藏姚公晚年定本又用二十多年工力所見宋元明史漢及各家精本正其脫誤又博考羣書加之句讀分明俾讀者一目了然今為鄉友借刊已經完工將來印本一出即行奉呈以備公子公孫輩便讀可也冒瀆尊嚴無任惶悚賤名正具

敬孚類藁卷四